#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六
七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桑英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六

宋　趙汝愚　編

財賦門

新法八

上神宗論助役　　楊繪

臣竊以堯舜之為君禹臯陶之為臣可謂至治矣然考之於書臯陶之所以矢謨於舜而禹亦稱為帝其難之

者在知人在安民二者而已安民則惠豈非治道之先哉又况乎畿甸之民也臣竊見近日有東明等縣百姓約千百人詣開封府告訴為超陞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肯接狀却稱不曾受得朝旨及司農寺關報百姓既無所訴遂突入相府宰臣王安石諭云此事相府元不知待與指揮不令超陞等第仍問汝等來時知縣知否並言不知至十五日聚來御史臺前臣為本臺無例收接訴狀尋諭令散去退而訪聞得司農寺超陞等第

因依乃是不依逐縣元定户活等第却從司農寺將見管户口品量等第均定助役錢數抛降與逐名令管認户力次第陞降重别造成𥨊簿依條限曉示人户知委須管於農務前了當臣今舉一縣以言之只如酸棗縣鄉村第一等元申一百三十户令司農寺抛降却要二百四户即是陞起七十四户第二等元申二百六十户令司農寺却抛降三百六户乃是陞起四十六户第三等元申三百三十九户令司農寺却抛降四百五十九

戶乃是陞起一百二十戶臣竊謂凡等第陞降葢視人戶家活高下須憑本縣本縣須憑戶長里正戶長里正須憑鄰里自下而上乃得其實今來却自司農寺預先畫下數目令本縣依數定簿豈得民心甘服哉譬如所以為帶者為腰也所以為履者為足也帶之長短須隨腰之豐瘦履之濶狹須準足之小大今若帶長而有餘則增腰以滿之履狹而不足則削足以就之可乎超陞等第以就多出錢何以異此況京畿者天下之根本不

可不掛聖慮據此次第人户紛擾詞訴卒急未了雖欲委府界提點脅以止之竊恐川壅而潰其傷必多可不念哉自來措置民事何嘗不自州及縣豈有文字下縣州府不知之理竊詳司農寺不關報開封府之意顯是自知所行之事於理未安指望諸縣畏威不敢異議若關京尹或致爭執則事體稍重有礙施行所以公然不顧直行下縣兼令來已是農務之月如何農務前定要了當欲隨夏稅起催乎臣又訪聞得中書見差孫迪張

景温下諸縣體量仍令諸縣將不願出錢人户別作一項開坐臣竊恐待將不願出錢人户困以重役以此威脅誰敢不從臣願陛下沉思熟慮畿内之民從來驕養有同赤子今來已被團保之法行之猝暴惶駭未已若又不住陵虐所憂不細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可近不可下詩云商邑翼翼四方是則春秋内中國而外諸夏可不務安之乎今判司農寺乃鄧綰曾布一為知雜一為都檢正非臣言之誰敢為陛下言之者熈寧四年六月

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論助役　　劉摯

臣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言人君雖有仁心仁聞苟不因先王之道為良法度以行之則亦不免於民不得被其澤恭惟陛下至誠好治憂念元元謂天下役法久失其平故慨然有意其大均之也然有司建議立法頗無以上副詔旨而下協人情者臣請言之其法曰率錢助役官自雇人臣謂其事不可勝言而略陳其十害

天下戶籍均為五等十七路三百餘州軍千二百餘縣凡戶之虛實役之重輕類皆不同今斂錢用等以為率則所謂不同者非一法之所能齊若隨其田業腴瘠因其所宜一州一縣一鄉一家各自立法則紛錯數殊何所總統非所謂畫一者其害一也新法患等籍之不得其實故令品量物力別立等第以定錢數然舊籍既不可信則令之品量何以得其無失不獨騷擾生弊亦使富者或輸少貧者或輸多其害二也上戶常少中下之

戶常多上戶之役數而重故或以令之助錢為幸下戶之役簡而輕故皆以令之助錢為不幸優富苦貧非法之意其害三也新法所以令品量立等不取舊簿者意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戶之寡故臨時登降陞補高等以充足配錢之數疲匱之人何以堪命近日府界其事已驗其害四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不可闕則是助錢非若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其害五也夏秋二稅農人唯有絲綿麥粟之類而助法皆用見錢故須隨時

貨易逼於期會價必大賤借使許令以物代錢亦復有退揀壅滯及夤縁乞索之患其害六也兩稅及科買貸責色目已多使常無凶災猶病不能了公私之費又起庸錢竭其所有恐斯人無悅而願為農者天下戶口日當耗欠小則去為商賈為客戶為惰游或父母兄弟不相保或抵冒法禁析而入下戶大則聚而為盜賊其害七也徼幸之人又能夤縁法意虛收大計如近日兩浙科起一倍錢數欲自以為功而使國家受聚斂之謗其

害八也夫既為之民而服役於公家廼所謂治於人者
事人天下之通義也況鄉縣定差循環相代上等大役
至速者猶須十餘年而一及之至於下役則動須一二
十年乃復一差今使概出緡錢官自召雇雇之之直不
重則不足以募不輕則不足以給輕之則法或不行重
之則民不堪命其害九也夫役人必用鄉戶蓋其有常
産則必知於自重性愚實則罕至於欺公舊法雖有替
名鄉人自任其責今既雇募恐止得輕猾浮浪姦偽之

人則所謂帑庾場務綱運凡所以主財者不惟不盡心於幹守亦恐縣官之物不勝其盜用而抵冒法令罪獄日報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吏之類職在捕察盜賊發行文書追督公事者則恐遇寇有畏逸之患因事有騷擾之姦而舞文鬻獄無有虛日其害十也夫民可安而不可動財可通而不可竭以臣之淺聞寡見而所列如此其沸於民口有大于此而臣未敢有言者其又何窮然臣嘗為陛下博訪而深計之蓋天下差役

莫重於衙前今司農新法一項云鄉户衙前更不抽差其長名人等並聽依舊將天下官自出賣到酒稅坊場并州縣坊市人户助役錢數以酬其重難臣謂此法有若可行然坊市十等户自來已是應官中配買之物及饑饉盜賊河防城壘緩急科率郡縣賴之今亦難為使之均出助錢外舊來官中將場務給與衙前折役過分數然多是估價不盡虧却官中實數今既官自拘收用私價召賣則所入固多又應係衙前當役去處事件官

為裁省使無舊日縻費而支酬之際稍優其數則人情必當樂為可寛鄉戸重役而似無害民之事臣乞陛下將此一路法詔有司講求其詳若逐路坊場錢數可以了得本路召雇衙前酬奬則乞詳具條目行而觀之以三二年間見其利則其他役法更革無難矣所有助錢之法伏望早賜睿斷一切寢議以幸天下夫更令創制可以漸而不可以暴況欲内自畿甸外至海隅一概率錢可謂重斂又欲廹急而成之使生靈何以自全陛下

安得不謹重其事哉

上神宗分析曾布劄子　熙寧四年六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劉摯

臣近曾上言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聖旨批送下司農寺曾布劄子條件詰難奉聖旨令臣分析者竊以助役之法大臣主之於中書有中書之屬官及御史知雜者講晝於司農寺有大臣所選擇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上下布置其勢若此可謂易行矣然曠日彌年未有定論可以為法者其故何也不順乎民心而已矣

民之所不欲古今未有可以勢力彊而成者也故雖命使者夼馳道路稟之於内而刧之於外然其擬議參差條制殊異紛然自不知其可行之計則此法利害明若觀天矣臣有言責者也是故前日采中外士民之説敷告於陛下令司農寺之辯説既如此陛下以臣言為是耶則事盡於前奏其可以覆視陛下以臣言為非耶則貶黜之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是以不復條陳不唯費辭文過煩紊天聽而風憲之官豈與

有司較是非勝負交口相直如市人之紛競者則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謂臣等險詖欺誕則上有陛下之聰察而下有中外之公議所謂中有向背則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令辨助法之利害而無故立向背之論以朋黨之意教誘天下此可駭也所謂曾無畏忌則陛下之法臣所畏也陛下容受忠直臣為御史實不敢隱情自為忌諱今司農欲使臣畏忌權臣則誠臣之所不能者也伏

望陛下將臣前後所論助役章奏與司農之言宣示二府大臣中外百官以考是非若臣言有所取則乞速罷助役以安天下之心若稍有欺罔則乞重行竄逐以謝專權之人而戒妄言者熙寧四年七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神宗分析曾布劄子係第二狀　劉摯

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寺曾布劄子為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

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為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為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誘達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為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敢一言之

今天下之勢陛下以謂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為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勵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耶陛下即位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三二年間開闔動搖舉天地之内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乂而漳河之役作

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淤田也則費大而不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彊民而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賈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

牽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㤀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為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掾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於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

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踈舊臣則勢位無有軏已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曰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令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已之所為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獘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而鼓動四方以為勸信者今有人

焉能舞公事以傾動舊造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爾何至超任以為職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既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棊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於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於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錢為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正令劾擅陞户等

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於京師空名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於道苟以為非耶何不止之迨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損費緡錢以千萬計秦晉之人肝腦塗地失軍旅之心結邊疆之釁而不自請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

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稅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陛進戸等使之槩出緡錢皆非為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為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是此道是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今既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

聽作為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體艱梗言路欲其憂懼茍容而緘默或欲撩其危言從而擠逐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之義耳今羌夷之疑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疲潰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弼者方欲蔽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危苦少回幾慮收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

陛下不能堪者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持危雖心悟其非而無所捄正已之進退又婾婀而不決皆非所謂輔臣之體臣四海之内孤立獨進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竊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於事歟豈皆願為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為名而絜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導之不可以隄防激鬬而

發其怒不唯難為功亦為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竊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衷少悟天聽而亦不敢悻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决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已至如此令臣等分析之事前代

無之祖宗無之近年已來乃為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
陛下孜孜聽治喜於納諫而大臣所為則不得正目而
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
之變用安靖之臣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為
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為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
陛下者乞有以誘掖奬勵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
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心
熈寧四年七月上先是曾布䟽駁楊繪及摯等所言差
役不便事王安石欲劄與繪摯令分析繪具録前四奏

以自辨摯上此兩奏張琥以為繪罪輕於摯摯言尤無狀安石曰摯狂妄愚而易見繪狡詐難知古所謂壬人雖堯舜所當畏陛下不可不察於是繪摯皆罷繪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摯監衡州鹽倉

上神宗乞崇用忠實仁厚之吏

王　存

臣准御史臺告報當臣轉對者臣聞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此至論也陛下自即位以來克己一心憂勤庶政未嘗事燕游之好擢任材能修明法度有黽勉不倦之心內經貨財外明威武有長轡遠馭之略觀前世

求治之主規模宏廓而勵精如此者不見一二謂宜天下震動鼓舞以趨太平然為之累年而人情未安衆論不一其故何耶豈非所以為法有未諭於民心而所任行法者有不厭於物論耶陛下亦盍反求所以然矣蓋治貴適宜不必舍近而慕遠事斷當理不必尊古而狹今祖宗法制行逾百年固有陵夷偏弊而不舉者陛下作而振起之是當爾也先王善政有可施於今者祖宗未遑及焉陛下舉而推行之是亦當爾也然議者遂以

為本朝之法卑狹潰壞必盡更其故然後爲治臣恐好議論者過也古人有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言雖有善法必得人而行之竊見比年擢用之人才惠有餘而忠實不足行法之吏刻暴相勝而仁厚無聞羣情惑而横議興未必不由於此然則所謂行法適足以壞法也臣恐澆薄相扇寖以成風令卿大夫聚於朝論刑而不及德士庶人交於下言利而不及義夫朝廷進人之賢否風俗繫之風俗之厚薄盛衰隨之仰

惟陛下恢堯舜舍己從人之美體仲尼察言觀行之明深抑巧佞險薄之風崇用忠實仁厚之吏使大宋之風俗淳厚於三代陛下之德化比隆於二帝豈不盛哉臣愚不識忌諱伏惟陛下幸赦而省察之臣不勝拳拳（熙寧四年上時為館閣校勘）

上神宗論王安石　王巖叟

臣聞事之急者無徐行心之痛者無緩聲今天下事急而臣已痛矣尚忍徐行緩聲以忽君親之憂哉臣為此

書唯恐人知臣不盜名今日之事唯恐君父不知臣不避禍使陛下自無心於生靈臣雖抱忠姑亦已矣蓋潛聽天下深識之士相與而言曰夫畋遊之快心聲色之悅意浮華之玩情喜有濫賞怒有過刑雖古之歷嘗艱難而老於為國者之所難免而吾君以鼎盛之春秋臨無事之天下乃能不快心於畋遊不悅意於聲色不玩情於浮華賞不以喜刑不以怒憂勤恭儉唯以治道未舉於堯舜三代之隆為急此可謂盛德矣然而有人焉

有逆常理蠱壞萬事以蠹陛下盛德而使四海内外不得覩日新之光輝而同登於堯舜三代之域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拊膺而切齒也臣謹按王安石性非忠良心不造道徒能著空文而欺世談高致以要君可謂借鳳羽翰以文梟音者矣人以為鳳臣以為梟天下皆知陛下所存則是求治之心而安石所為乃召亂之本陛下以腹心委安石而安石不以腹心事陛下自求死黨據滿要津司農曰布彊悍而險刻中丞曰綰善柔而陰譎

曰向剥下附上曰起很深曰絳哥佞曰繹曰琥險回忮
忌曰定曰秩藏姦包慝曰坰曰確狂誕輕狡曰子厚曰
將阿諛辯巧曰宦官昉暴横凶忍荼毒一方威焰所向
人莫敢指曰唯惠卿姦邪之才又冠其黨雖持喪家居
而中外畏之猶若在朝其下蜮狐山鬼夜號窟居以恐
動人者處處皆是不足一一為陛下道也蓋未嘗公心
求一吉士以為朝廷故天下謂其不以腹心事陛下者
非妄也陛下知以權與之而不知與之之過知以誠信

之而不知信之之蔽與之過故難制信之蔽故易欺三四年來天下不知有朝廷而只知有安石福隨其喜禍逐其怒四方之人如瘖如啞不敢吐氣以至青天白日舞姦攘權以斵王室而曽不畏人此臣所以不能徐行緩聲而告也臣知王室作之甚苦成之甚難陛下豈不為祖宗愛惜之而容他人壊之耶臣請為陛下疏其大者至於紛紛交舉以撓萬類者未暇種種而數也夫王室之所以重者雖以人主之尊不敢以名器輕授人

也而今也塗巷之人朝遊私門則暮紆金朱矣取名器於萬乘之旁而曾不少顧安石可謂陵王室矣王室之所以尊者以老成在側忠骾在庭也而今也離間老成棄逐忠骾獨為陛下引頑童進柔佞安石可為卑王室矣王室之所以彊者以綱紀振法度修賞罰正也而今也綱紀則亂之法度則毀之賞罰則倒之安石可謂弱王室矣王室之所以安者以能使百姓有餘力而樂其生也而今也斂於民者煩督於民者急奪於民者盡而

人人救死恐不暇安石可謂危王室矣夫王室之所以明者以人情不壅於上聞而萬里無聽也而今也朋邪壅之或近在輦轂之下國門之外而君父不知赤子嗷嗷控告無路安石可謂翳王室矣忠臣義士言之及此往往聲淚俱發臣知陛下方倚望太平必以臣言為非是然願陛下密擇一二正人以他事使於四方使潛採公議及遴選一二親信訪於都城使盡録衆説則必有甚於臣所陳者矣臣猶恐未必敢以其實告陛下也其

為忿嫉億兆所同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臣每思奉天之變盧杞養成未嘗不為陛下寒心故人怨而不知天下之深忌也以危為安天下之深禍也惟陛下念之無忽臣嘗讀易至於孔子之雜卦曰親寡旅也不覺為君父掩書而泣夫惟天下之忠信為可親陛下試察今左右前後之臣皆忠信耶非耶為權臣用耶為陛下用耶彼其唯相朋以逢迎陛下以窺伺陛下以蒙蔽陛下為權臣地爾而君父獨立於羣邪之中可謂所親者

寡矣奈何以南面之尊天下之勢多士之盛而自謂旅人也陛下學備古今獨不見朱温之事乎先使昭宗孑然寄身於汴人之間而後為亂唯天下之至明為能見之於至微而破之於未大願陛下少回天幾以照之社稷幸甚陛下若惓惓於其賢以為用之未盡則何不靜心潛思自用之以來四年于今其益于陛下者何事成於天下者何功施於生民者何惠可垂後來者何法進於列位者何賢投於四荒者何佞陛下心通目明能不

昭覺豈待臣一一指其人而條其事也意者陛下數年以來力排天下之議主張斯人而赧於卒不效不果去之耶此又臣以為固無傷陛下之明而適足示陛下之聖也前日聞天下譽之則用今日見天下怨之則舍是用以天下舍以天下也陛下何私哉不出反掌之間而取泰於否轉危為安聖人之能孰過此者陛下幸恩臣言勿復以為疑且歷古以來賢王英主所與取天下守天下者莫非中原偉人今陛下坐中原不與中原端厚

之士共之而獨引遠荒竒邪輕淺之人與議大計臣切恐中原豪傑有侮笑陛下於林間者矣以陛下天資如此自勵又如此真得忠賢而用之堯舜三代不難到天下何時無真賢今日取之者非其道爾彼真賢不以辯給為能不以文采為髙不以聚斂為智獨能平心正意深思遠謀為社稷久計爾顧肯屑屑圖近利以誤蒼生哉然其人誰不欲為君父用者但恥以其身出於權臣之門故逡巡晦縮而不肯進豈嘗須臾忘陛下陛下曠然

奮英斷自收主權誅大姦而竄羣惡以一清中外而下半紙詔書以謝天下曰聽任之偏大事幾去天啟朕明洞掃疑蔽今願復與士民相親也則可以激忠義於已闌消禍災於欲起堯舜之治咫尺在前可不為陛下賀也如不留意於斯焉後日之事臣不忍言矣惟陛下察之熙寧五年上時管幹北京國子監

上神宗論市易　文彥博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閱失業

至於行鋪稗販亦為較固取利致多窮窘宜出内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商旅物貨滯於民而不售者為收買隨抵當物力多少均分賖請立限納錢出息其條約委三司本司官詳定以聞市易之行葢始於此

臣近因赴相國寺行香見市易於御街東廊置叉子數十間前後積累果實逐日差官就彼監賣分取牙利且果瓜之微錐刀是競竭澤專利所得無幾徒損大國之體秪斂小民之怨遺秉滯穗寡婦何資況客邇都亭敵使所館豈無覘國之者將為外夷所輕伏乞嚴敕有司

趣令停罷使毫末餘利均及下民惠澤分沾必召和氣

熈寧六年正月上時為樞密使

# 上神宗論市易 係第二狀　文彦博

臣近言市易司於御街東廊設乂子差官監賣果實分取牙利損大國之體斂小民之怨乞行寢罷至今涉旬未聞施行亦不蒙詢詰未審聖意以為何如退省僭狂伏增惶懼臣竊慮陛下以其事小故不足恤而臣愚以謂所損甚大決不可為區區盡言葢由於此且京邑翼

翼四方取則魏闕之下治象所觀今乃官作賈區公取
牙利易所謂理財正辭者豈若是之瑣屑乎周官泉府
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
故價亦不如是之規利也凡衣冠之家罔利於市縉紳
清議衆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謀利而不為物論
所非者乎斯乃龍斷之事孟軻恥之臣亦恥之復不忍
聚斂小民希進妄作侵漁貧下玷累朝廷不勝憤悶輒
敢屢言伏望聖慈俯垂詳擇若以臣所言非當甘從誅

責
熈寧六年正月上彦博奏入王安石白上曰陛下近歲放百姓貸糧至二百萬支十斗全糧給軍一歲增費亦計數十萬緡以至添選人俸增吏禄給押綱使臣所費又亦百萬緡天下愚智孰不以此知陛下不殖貨利豈有所費如此而乃於果實收數千緡息以規利者直以細民之困於官中須索又為蕪并所苦故為立法耳彦博所言
遂寢不報

上神宗進流民圖　鄭俠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迄今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旬日以來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

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致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其來也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古今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於未然而轉禍為福也當今之勢猶有可救願陛下開倉廪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祉夫君

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黎庶甚於
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
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
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殭大誇
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
憒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大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其死
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
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

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馭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畒不忘其君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肯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上便有夔稷湯文在上便有伊吕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忠義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

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慕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羣臣所以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良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

其禄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
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代庖人各以其職不相侵越至
於邦國善否知而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厭
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
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髙下臣子事君忠無兩心與
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
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干冒天閽以告訴于
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念生民耳若臣

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

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熙寧七年三月上時俠監京師安上門以疏及圖詣閤門投進不納遂於本門勾馬遞於銀臺通進司奏為密急事疏入上覽畢反覆觀圖長噓者數四初韓維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陛下痛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放以知人情至是維又言近日畿內諸縣督索青苗者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鋭至於蠲除租稅寬格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人猶愈於過而殺人也上感悟即命維草詔二十八日詔出人情大悅三日大雨自俠上疏至雨纔及浹辰四月初七日早朝羣臣既賀雨上出俠所進圖宣示宰執且責之曰卿等每言法度脩明禮樂興

行民物康阜雖唐虞三代無以過今來外事如此丞相以下各謝罪是日有旨放俠擅發馬遞之罪安石因遷定力寺求出其黨不樂争言於上或以為心狂以為非毀良法或以為擅發馬遞驚御之追逮所司勘罪御史臺直請以俠付臺推劾

遂有旨下開封取勘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六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七

宋　趙汝愚　編

財賦門

新法九

上神宗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敕朕涉道日淺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為虐四

海之内被災者廣閒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
消災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
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
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
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
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廷闕失朕將
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
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

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今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為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鼎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為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為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

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鄒在朝廷妄以狂瞽塵涜
聖聰間以疾衰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
兹矣幸遇陛下發不諱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
一時古人雖在畎畒猶不忘君況居位食禄者乎是以
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
而塞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
鋭精求治恥為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
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

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已而惡人異

已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已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絶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附權者皆此屬也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催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

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使為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寃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莫非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禀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陞黜由其唇吻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贍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

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為哉或者更增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

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為帝王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為萬世戒者也子產相

鄭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産曰何為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
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
從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
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
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
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
和如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

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恱人贊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

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
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
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
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
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
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斂下户之錢以養浮浪
之人三曰置市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
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

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凡此六者之為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富貴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

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為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為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為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備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為人耕種資采拾以為生亦有未

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兵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為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

家家賣牛無由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為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為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絶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絶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户以下大抵乏食採木

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逮婦子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哭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將何之矣若東南西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緑林赤眉黄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苦於賦斂

復値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為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謂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不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于殽作誓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

然尚猶詢兹黄髪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逺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恥彊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虚耗賊盜羣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痛哭之詔曰廼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為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寤公卿方士之詔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

新法以來天下之心祈口禱唯兾陛下之覺悟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切觀陛下詔書寅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惻以求至言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為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

為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利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讙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沾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

貴若陛下以為非而捨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與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為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寛以為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

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逼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税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為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寖増恐萬一溘先朝露齎懐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黄泉是以冒死一為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 熈寜七年四月上時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

上神宗論新法畫一　　蘇轍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内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徧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於謀慮措置

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益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為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之聖明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惡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啟

導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寛政而歴日彌月寂
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狂竊獨為
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
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之
極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
而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
以為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
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

外府庫空竭邊餽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决意者已為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鼔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其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令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歳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期年而觀之茍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

惟陛下為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候鈇鉞

畫一狀

臣謹案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為易見上自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鉗嘿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兼并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藁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

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市城縻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追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多設法度以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為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户出錢官為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

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為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效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雇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效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為米粟布帛者民之所從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

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唯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禄而役為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曰有禄而事簡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時員數猥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為力實難然議者以為給之以禄然後可責之以廉葢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謹禄吏

之厚必不如禄官之多今謹擇多禄之官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為法也計贓得罪無禄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為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禄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令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

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為兵而不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為兵其勢不可得矣葢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為兵今租庸調變而為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為終身不復為役矣今者既以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為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為戸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為巡兵弓手一人有三役具焉民將何以

堪之且其為廵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閒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横官吏蒙責嘯聚羣黨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為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不得脫姦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其患

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買以要其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别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絶利源不與民共觀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

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
離心巍巍盛朝何苦如此況復小民好利類無遠
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兄弟妄引抵當期限
既迫逃陷無所婦子離散行路咨嗟柰何為此陷
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則
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
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
以為利帛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

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既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胷腹脹滿知其非矣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脉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疎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更改恐其揺動海内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便安今事在

朝廷出命則已衆所系望勢難久留而私自顧戀遲遲不决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惷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竢誅戮熙寧九年十一月上時自蔡州學官官滿赴闕

上哲宗論新法便民者存之病民者去之

司馬光

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治思用賢輔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計從人莫能間雖周成王之任周公齊

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樂毅蜀先主之任諸葛亮
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也不幸
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不足以仰副聖志又
足己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擇祖宗之令典
合天下之嘉謀以啟迪清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己意輕
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為人主不能奪天下莫
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流溝壑專
欲遂其很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

畏刑禍於是縉紳大夫望風承旨競獻策畫務為奇巧捨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以聚斂相驅生此厲階迄今為梗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徼倖大言面欺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其人茍榮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御軍無法僅同兒戲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既竭狼狽奔潰築寨極邊功猶未畢

輕敵不備闔城之地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
供億弃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
保甲户馬保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
街商稅等錢以供軍須遂使九土之民失業窮困如在
湯火此皆羣臣躁於進取誤惑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
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臣荷先帝大恩常思報稱曏在
朝廷之時屢言新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衆怒爭辯非
一先帝憐其孤忠不以為罪仍蒙寵擢寘之樞廷臣以

所言未行力辭不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欲感寤
先帝知臣為國不為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圖
永固而已既又自乞冗官退伏閭里雖身處于外區區之
心晨夕寤寐何嘗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
廷如是之久者亦猶辭樞廷之志也熙寧七年歷時不
雨先帝遇災而懼深自刻責誕布詔書廣開言路臣當
是時不勝踴躍極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
合衆心天下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寤而受誤國

之罪伏欺罔之刑乃勸先帝繼下詔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之所言正為新法新法不動臣尚何言自是閉口不敢復預朝廷議論十有一年矣然每覩生民之愁怨憂社稷之阽危於中夜之間一念及此未嘗不失聲長歎也葵藿之志猶望先帝一賜召對訪以外事得吐心極言退就斧鉞死無所恨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由披露鬱抑憤懣自謂終天及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

之志一朝獲伸感激悲涕不知所從顧天下事務至多
臣思慮未熟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
封上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既而聞有旨罷修城
役夫撤詗邏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又
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
法失當過為煩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户馬又寛
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頌
嘆之聲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

禁闥皇帝陛下雖富於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衆情久在聖度四海羣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實負萬死夫為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珠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

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臣今别具狀奏聞伏願决自聖志早賜施行議者必曰孔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彼謂無害於民無損於國者不必以已意遽改之耳必若病民傷國豈可坐視而不改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蠱者事有蠱弊而治之也幹父之蠱迹似相違意則在於承繼其業成父之美也又曰裕父之蠱往

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裕者饒益之名也若不忍違異益父之過往而不返未為得宜也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搉酤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横為民患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皆罷

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哉況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羣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為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黎庶之心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為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為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美哉夫天子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措置如此歡心孰大焉事親孰備焉今幅

負之內所在嗷嗷有倒垂之急延頸傾耳以俟改法庶得蘇息若朝廷不以為意日復一日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公私匱竭無以相救失業之民蜂起為盜安知無姦雄乘之而動則國家有累卵之危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朝廷當此之際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國家累卵之危豈暇必俟三年然後改之哉況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行處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為哉惟聖明

裁察元豐八年四月命光知陳州光先上此奏

上哲宗論更張新法當須有術

呂公著

臣伏見陛下自臨朝以來留神庶政以休息生民為念凡所施為皆中義理如罷導洛堆垛等局減放市易見欠息錢罷人户養馬放積欠租税差官體量茶鹽法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吳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內臣之生事斂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從罷去中外聞之無不欣喜

踴躍今來復蒙陛下不遺疎拙特降清問臣雖無狀敢不竭盡愚見臣伏思先帝初即位召臣充翰林學士當時親見先帝至誠求治嘗令臣草詔書以寛省民力為意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羣臣有論其非便者則以為沮壞法度必加廢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獨斷不為衆論所惑則更張之際當須有術

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須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戶虛有輸納上戶取其財中戶取其力則公私自然均濟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衆庶相得安業無轉為盜賊之患如此三事並須別定良法以為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

等路配賣茶鹽過多遠方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以上數事皆略陳大槩其它詳悉非書所能盡然臣所深慮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為急故臣前日輒獻愚誠乞陛下廣開言路選置臺諫官誠得中正之士布在要職使講求天下利害議所以更修之術朝廷上下協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則天下不難為矣若不得其人則雖有欲治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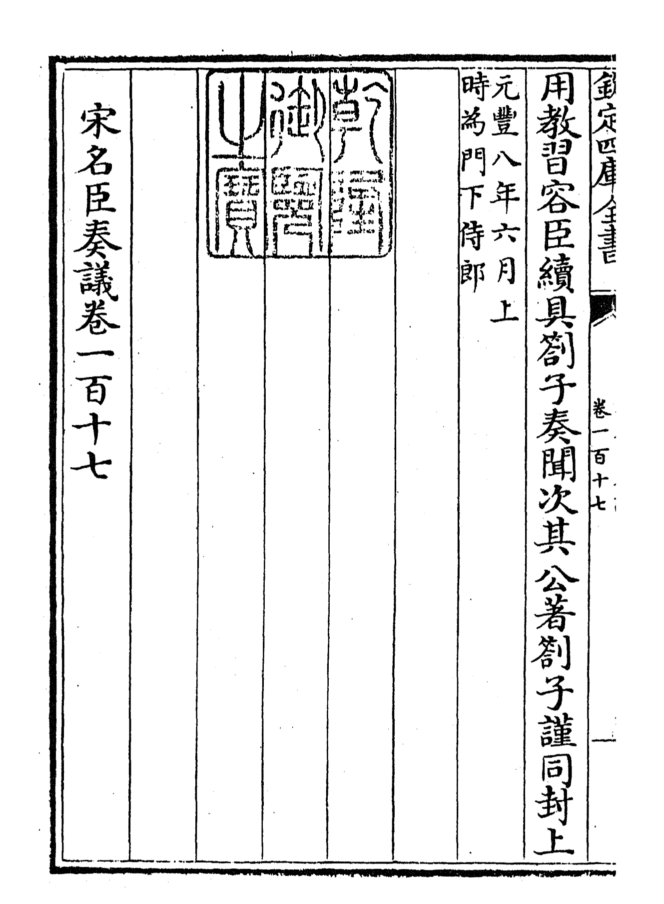
終不可以濟事功臣又竊慮議事者以為若更張青苗助役等法則向去國用必至不足然自來提舉常平司等處錢物並係封樁自不許撥充軍國常費況今日正是息民省事之時既外不輕用兵革内無土木横費自然國計易給兼罷得上件掊斂則民力已覺漸舒只如近日方罷導洛司堆垜場汴稅額已有增數此古人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元豐八年四月召知揚州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侍讀六月十一日公著入見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諭公著曰當此拯民疾苦更張何者為先二十八

日公著上此奏太皇太后封公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以聞

上哲宗論呂公著所陳利害　司馬光

臣今月一日夜蒙降到呂公著劄子一道付臣看閱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具悉奏來者臣自公著到京止於都堂衆中一見自後未嘗私相見及有簡帖往來今公著所陳與臣所欲言者正相符合葢由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衆心奏聞耳臣聞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言

國家政事欲有所改更必先謀於衆人所言皆同然後行之則無失也傳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言爲人上者當采酌民言從其所欲則在下之人戴上如天受其恩施也伏望陛下察公著所陳參以臣民所上實封奏狀若與之同者斷志行之勿復有疑臣見太平之功不日可成矣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利可謂有兼濟之才所言無有不當惟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愚以朝廷既知其爲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更安



用教習容臣續具劄子奏聞次其公著劄子謹同封上

元豐八年六月上

時為門下侍郎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七